



知道泗洪是在30年前,开始了解泗洪是20年前,去泗洪在两年前。30年前我念大学,同学中有人来自泗洪,方知世上有这么个地方,距我老家几百里地,方言却和我们那里十分接近,我们用各自的家乡话交流,没丝毫障碍。后来写小说,总拿运河做故事背景,由身边流淌的京杭大运河而及隋唐运河,倒不是把隋唐运河也当背景,而是做案头工作,从京杭大运河自然就到了隋唐运河,一个系列的嘛,由此开始了解一点泗洪。因为隋唐运河的一段,即汴水,经过泗洪,现在泗洪人还称其为古汴河。这个“古”字不简单。自吴王夫差开邗沟以来,因各种原因,各路运河纷纷改道,经常“此运河”非“彼运河”,但泗洪这段一直竖着,着实难得,加一个“古”字也当理直气壮。至于终于来到泗洪,乃朋友之邀,来县里“谈文学”,来了发现是真好,遂以“谈文学”之名又来了一次。

好在哪?一是方言、风物、习俗跟我老家很像,恍惚泗洪是故乡。二还是古汴河,从知道泗洪与隋唐运河之关系至于如此,20年矣,我也算写运河的老兵,对运河多少有点心得,古汴河于我不仅是兴趣所在,早已是心怀敬畏了。一条大河,1000多年里不挪窝地在同一片大地上流淌,行过漕船、官船,驶过民船、商船,破水而走的无数渔船、小舟和竹筏子,而今,那些船都烟消云散。在各类船只的出现、转换和消失

这是儿时的一段往事。当时去上学,要走10多里的山路。学校的设施极简陋,桌椅均是石头砌的,住宿更没有条件,我们只好每天往返20里的山路。常常顶着晨星走、傍晚晚月归,这对嗜睡的少年来说,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啊!

可是,父亲对我说:“山里的日子,哪一天不难呢?”再难,也不能不上学。这上学的路,夏日还好走:一早一晚的天都很亮堂,暑热中在山川里行走,正好享受一些川风的清凉。但一到冬天,便受罪了:川风刺骨,寒阴阴暗,手脚上的冻疮暗暗地淌血,真是咬着牙往前赶路——横竖就这一条路,哭也不顶用。

那日,做完值日,我走出校门,看了一眼天:天上没有星星,只有一层雾霭,黑黑的,像拉煤的马车漏撒了一路的煤灰。走到山口,迎面袭来一股暗风,听不到声音,却听得人不敢张口。再走两步,身上的厚棉衣就倏地如纸一样薄了,好像风吹在光身上。没多久,肉和骨头开始疼。此时的风,如长满针刺的舌头,不声不响地舔到身上,再猛地抽卷,将皮肉撕得生痛。

我感到有无数条这样的舌头在撕扯我。突然,我的心里生出更深一层的恐惧。父亲说过,四肢冻僵了的人不能倒下去;一旦倒下去,便再也爬不起来了。千万不要跌倒啊!我虽心里很绝望,却不敢哭泣,因为眼泪会模糊了视线,会导致你跌倒,再也爬不起来。

战战兢兢往前走,只有一个念头:不要跌倒,不,不许跌倒!这个念头,给少年的我带来一重很大的压力。在这重压力面前,我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弱小、孤单、无依无靠。爹娘呵,你们为什么不来帮我呢?我心里有一声微弱的呐喊。这时,多希望有一个怀抱,不是为了躲避寒

之间,浩荡的时光如运河水一样流淌。何为白驹过隙?何为世易时移?何为沧海桑田?此之谓也。时光流逝,而流水仍在,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我来泗洪正值盛夏,碧水清波,夹在两岸丰茂的杨柳之间,有人在河道里游泳,有鸭子在水面嬉游,聒噪的蝉声里,树荫下还有在昏昏欲睡的钓鱼人。垂钓可消永昼,也是打发漫长夏日的好借口。三就是来谈文学。我以为就是简简单单地谈,谈完了就走,不承想竟进入了一个浩大的乡村文学教育工程里。说进入,是因为兹事体大,晏阳初一般的壮举让我敬佩。如今,这个工程名之以“柳山乡村大讲堂”。在乡村,在辽阔的旷野中间,办起一座延请中国文学界知名人士来此开坛的讲学,全中国也没几家吧。截至目前,来柳山讲过课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和大学教授,据悉已十数位。

我站过这个讲台。对很多开坛者来说,这可能是他们此生登临过的最基层的讲台,讲堂面对的是高岸与河流,讲堂背后是野地和庄稼。听众应该也是身份最为复杂的一群人,有小学毕业,有初中毕业,有高中毕业,个别大学毕业的,多半是返乡的学子和打下基层的年轻干部。有农民,有个体户,有打工人,有城里来的乡村旅游者,我“谈文学”那次,有一位当地打工中年特地从上海长途赶来,还有一位隔壁城市的文学爱好者,自驾来听课。他们比大学课

冷,而是觅得些微的支持,不至于跌倒。

想到怀抱,心头便一阵颤抖。四肢已经麻木,仍可机械地走下去,因为只要胸怀还温暖,心脏就依然会跳动。从记事起,便知道,人的胸怀是最不易被冻僵的,一如冬天里大葱的葱心。在厚厚的棉衣里,母亲给我缝了一个厚厚的棉肚兜。以往的冬日,再硬的老北风,都未感到怀里冷过,但今天,这股偷偷袭来的无声的风,已使我的胸怀感到了阵阵的刺痛。多么可怕啊,如果胸怀也冻麻木了,一切就完了。

的确需要一个胸怀!以胸怀温暖胸怀!

但此时,我的胸际像长出一排针,感到一种由里向外辐射的疼痛。不甘心地朝路边绝望地望了一眼,那颗微弱的心脏突然就跳了起来——

路边的斜坡上会是一捆干草吗?

一定是捆干草!果然就是一捆干草!把草抱进怀里的那一刻,我竟失声喊道:“我一定可以活着回到家里了!”

我抱紧了干草,生怕被无声的风无情地刮走。脚下也似乎踉跄了许多,能有力地一步一步朝前走。耳畔,草叶窸窣弄响,仿佛听到伙伴繁杂的细语,我不再感到孤单。继续走下去,胸际竟微微地热起来,于朦胧间,好像多把我裹进他那穿着羊毛坎肩的胸前,另一努鼻子,果然嗅到一缕腥味儿,又像拱在娘那热烘烘的怀里,抽一抽鼻子,果然闻到一股乳香。

抱着那捆干草走下去,少年把自己救了……

从此以后,我就有了很强烈的干草情结。看到山草摇曳,我就莫名其妙地激动;看到麦草颤摇,我就情不自禁地流泪。而且,只要有人轻贱小草,我就本能地愤怒,不愿与之伍。



走进屈子祠

谭仲池
 <div>在江边的绿荫里我驿动的心穿越岁月的苍茫走进你曾经居住的草堂</div>
风吹草木如琴鸣日照山石绽青光白云悠悠似霓裳一行大雁排成人字飞过如画的晴川

去泗洪

徐则臣

堂上的研究生听得还认真。

关于水的收获不只古汴河。今天的泗洪人,大概半数以上更在乎洪泽湖湿地,而非安静的古运河。隋唐已远,漕船也消失不见,自京杭大运河在隋唐运河基础上裁弯取直以后,汴水逐渐因裁而废,当年河上帆樯林立的盛景,泗洪人大约在梦里也想象不出来,倒是湿地一直莽莽苍苍地生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我曾在湿地的对面游览过洪泽湖,那里的洪泽湖归另外一个县辖管,湖水浩渺,碧波万顷,连家船的渔民在水上兴起袅袅炊烟。旁边的专用航道里,一串串货运船雄壮地驶过。而在洪泽湖的这一侧,泗洪所辖的洪泽湖水在看不见的时光里退去,留下5万公顷的湿地。5万公顷到底有多大,我没有概念,只觉得大、大、真大。游人可进入的,是已经打造成5A级景区核心区的湿地,单这核心区,占地也近8000亩。8000亩有多大我同样没概念,一会儿坐船,一会儿坐车,过一阵子又转为骑自行车和步行,我只觉得一直穿行在浩浩荡荡的芦苇丛中、杉木林间,还有荷花池的清幽香气里。风吹芦苇,如藏十万伏兵;杉木挺拔,仿佛一排排守护湿地的卫兵;荷香一路紧跟,风送十里,荷叶田田其大如斗,总有些高挑俏丽的,撩人地将身子探至了人行道上。据说当年湿地里打过鬼子,打得日本人东西难辨,生死恍惚。这我相信,穿行在芦苇丛中,堪称九曲回



▲水彩画《龙胜梯田》,作者周令钊,中国美术馆藏。

大地

本版邮箱
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结成一个柔软金黄的戒指。

他们一起玩耍,一时惹得一个朋友生了气,过了一会儿,摘来一个蒲公英给朋友告罪,那个生气的朋友平息了一些,但是说:“我不想要摘蒲公英的花,我想要它变成绒球然后去吹它。”于是他们纷纷说:“我们幼儿园现在变成蒲公英基地了!”“妈妈,我把幼儿园空地上的蒲公英的绒球都吹完了!”

我在不远处站着看着,喜欢小孩子们生命中迸发出的这种对于自然的极易感染的兴趣。

今年的第一朵马兰花也开了,这是早上我送小孩去幼儿园的路上小孩发现的。楼下空地上种有一小片,整个冬天,被割去了枯叶的马兰只剩下丛一丛的枯茎留在光秃秃的地面上,发芽似乎也不过是这几天的事。我们赶时间,匆匆忙忙从电梯下去,里

奶桶、木碗、婴儿摇篮床、冬不拉……近千件木雕家居用品和装饰品,把屋里挤得满满当当,洋溢着木质的清香和艺术气息。

在没有电力的漫长岁月里,牧民发明了木轮传动餐桌,方便拆卸,宜于游牧,既盛抓肉、那仁等各类美食,又可盛装各种干果,最上层的大托盘摆上金黄的油炸馓子,宛若琳琅满目的百宝山。宾客用手轻轻转动,上下两层的盘碗反向转动,令人眼花缭乱。

制作这样一件复杂的木餐桌,工序繁多,米达力汗·艾希肯耗时一年有余才制作完成。第一步,冬季进山寻找枯死的白桦木、榆木、松木或杨木。这些阿勒泰常见的木材,质地坚硬,做出的木器轻便耐用、纹理美观。找到合适的木材后,米达力汗·艾希肯驾驶雪爬犁把木材拉回家,在清水里浸泡3个月,捞出自然阴干,防止木头开裂。此后,并不急于动手,他像一头猎豹,围着一棵树、一截木头,反复仔细观察,揣摩木质的软硬,哪里留下瘢痕,哪里冒出枝

肠,完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地道战。

这都是在城外。进了城更觉得来对了地方。我说恍惚泗洪是故乡,果然。泗洪县城南有一座古徐阁。实在是孤陋寡闻,我竟不知泗洪是徐姓的发源地古徐国旧址所在。史传,距今4000年前,夏启封伯益次子若木于徐,建立徐国,主要领地在今天山东境内,都城据说在曲阜附近。后来,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国就封。曲阜既为徐国的政治中心,伯禽来了,作为闯入者,自然招致反抗。反抗就要镇压,伯禽在周王室支持下,率军讨伐徐国,可怜大徐国被迫南下,迁到了今天泗洪县境内。直到公元前512年徐国灭亡,徐国君之一徐偃王之子一度将武原(今天的徐州市睢宁、邳州一带)作为陪都外,江苏泗洪一直都是徐国的都城。

原本来观河、访友、谈文学,冷不丁成了寻根问祖。古徐阁主体建筑7层,高61.649米,意在象征古徐国的历史跨越1649年,寓意体墨黑,远看甚是雄伟正大。大夏天,烈日高悬,把人能烤出油花来,我还是恭敬地沿漫长的台阶一步步登高而上,我的影子也跟着在台阶上长长短短地闪转腾挪,如同是两个人在同时攀爬。我感觉还有另一个自己,古徐国时的自己,或者是那时候的某个先祖,我们古今相会,声气相求,齐心协力登上了阁顶。

再大的太阳也挡不住高处的风。汗水淋漓,风凉如大水漫卷,身心为之一振。在21世纪20年代的泗洪县城,61米不能算高,但足以助我视野开阔,思接千载。在燃烧着的缥缈的热空气里,我看到高楼林立、草木葱茏,看到河流壮阔、大地辽阔,看到行人在道路上奔走,庄稼在旷野里生长。我看一个叫泗洪的世界,我的影子在看我,那也是一个2000年前的祖先在看着他的子孙看世界。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的一天,明太祖朱元璋在朝堂上震怒,下令对刑部主事茹太素施以杖刑。杖刑,就是打板子。一名饱读诗书的朝臣,当着众多同僚的面去衣受杖,着实既伤面子,又伤“里子”。

茹太素因何触怒“龙颜”?《明史》说,茹太素上书“言多忤触”。但仔细看,还有“陈时务累万言”“文词太多,便至荧听”的记载。《明太祖文集》则更详细:“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书一万七千字。”上个折子说5件事,写了17000字!差不多是一个明代话本的容量。这是奏事,还是写剧本?

“言多忤触”是原因之一,“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同样让朱元璋憋了一肚子火。好在朱元璋还算勤政,“次夕,复于宫中令人诵之,得其可行者四事。”第二天晚上,让人接着念。皇帝的最后结论是:“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500字足矣!剩下的16500字,大多是废话。

明朝初年,官员上书言事繁复冗长,渐成风气。奏疏常常堆砌辞藻、引经据典,看似厚重,实则空泛无物;更有甚者,一些官员为彰显学识,刻意使用冷僻典故与字词,晦涩难辨。朱元璋对此不胜其烦,下决心整饬。早在洪武六年就下诏:“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3年之后,茹太素依然我行我素,挨这顿板子,真不算亏。

茹太素挨板子这件事没多久,明廷颁布了《建言格式》,规定“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又在洪武十二年颁布《案牘减繁式》,要求公文言辞平实。自此,篇幅冗长、华而不实的案牍积弊,才得到一定程度纠治。

文字和语言的主要作用,在于交流和传播,重在明晰、高效。说话或著文长篇大论、云山雾罩,会让人昏昏欲睡,摸不着头脑。在文字表达的简约方面,古代的先贤其实做得非常好。先秦最重要的典籍之一《春秋》,

面还有两个同去幼儿园的小朋友。

马兰从边拐过时,小孩忽然说:“开花了!”我才瞥到那细细的绿从间果然开了两三朵淡紫纤细的花。来不及细看,我牵着他的手,一边走一边说:“果然是马兰开了啊!”

这时身后响起声音:“马兰花,认识吗?”回头看,是后面那个爷爷和他牵着的小孩。只断断续续听见他说:“是那个马兰,

不是马莲——”

“马兰花,它的叶子长了以后,可以拿来做那个——捆粽子,知道吗——”

“端午节,包粽子……粽叶,就是那个芦苇叶子——拿来把糯米一裹,马兰的叶子当绳子。”

“……马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你听说过吗?”

全书仅16000多字,记载了240多年的历史事件,平均每年不足70字,却能提纲挈领,清晰展现历史脉络。这样的文风,值得学习和提倡。

1974年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的《居延新简·建武三年七月万岁侯长完上书》,全文不过百字。其中有:“建武三年七月乙酉朔丁酉,万岁侯长完敢言之,徙署,乃癸巳视事,校阅兵物多不具。”区区30余字,却完整涵盖时间(建武三年七月丁酉)、报告人及身份(万岁部候长完)、事件描述(癸巳日检查军备)及发现的问题(兵器短缺)。言简意明,堪称公文典范。

由于历史条件,古人不得不惜墨如金,我们的语言文字也因此受到锻造和磨砺,形成了“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的高效、简约文风。这样的传统,在今天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

明明三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非要前三点、后四条,层层套叠,说上一大堆;明明一页纸就能写明白,非要穿靴戴帽、里袍外套,搞成厚厚一大摞;明明不发文不开会就能布置好的工作,非要发文开会,甚至发长文开长会。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认识到位”,才能体现出“高度重视”,才能显示出“工作

扎实”。这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重数量、不重实效的文牍主义,是危害极大的形式主义。它使大量的公共资源在文山会海中空转,也常常使基层不堪重负。看似工作扎实,实则是作风浮躁。

公文的价值不在于篇幅长短,而在于能否精准传递信息。会议的作用也不在于领导讲多少话,而在于工作安排是否周密可行。克服案牍上的繁文缛节之害,促进文风、会风向实成虚,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的必然要求。要立规矩、划红线,一旦越界,纪律的板子也要打上去。

金台随感

那声音里渐渐流露出一些自我回忆的况味。他说得很慢,声调不急不慌的,似乎是一种北方老人常见的说话语气。我在前面听了,心里觉得很温柔。马兰即是北方人口中的马兰,是北方本土的植物,因为马兰花好看,现在也是北方园林中常见的栽培植物。马兰叶细长柔韧,是过去北方端午常见的包粽子的绳子,到现在,端午节前,在附近较大的菜市场有时也可以看到卖的。晒干的马兰叶,绑成一捆一捆售卖。芦苇叶也是北方端午裹粽子所用的粽叶,不同于江南用箬竹叶的记忆。

虽然我是一个南方人,但如这样的习俗,以及过去北方孩子们跳皮筋时所唱的歌谣,在马兰花开的路边,由一个长辈讲述给他的小孩听,也觉得是很可珍惜的事。过去的传统与儿童生活中有情感、有趣味的部分,能由此而传递一分,而儿童对于自然和民俗的情感,也就在这样的玩耍与对话中获得了。

走兽,拓印在他的脑海,凡自然界有的,他都能描摹得惟妙惟肖。哈巴河县人称赞他是让木头唱歌的人。

燕子飞走了又来,花谢了又开。米达力汗·艾希肯从17岁拿斧锯的少年,到满头银丝的花甲之年,木器消耗了他的岁月,他也从寻找、利用、创作的过程,体会到木头唱歌的美妙与快乐,进而成就了他的名声。

几十年来,米达力汗·艾希肯坚持传统手工艺,向年轻人传授木器制作技艺。他的孙子叶尔胡兰·华提,自小耳濡目染,放学后常跟爷爷学习。13岁的他,虽尚未达到爷爷那般与木合一的境界,但也能有模有样地制作出木碗、木勺等简单木器。一年一度摘苹果的季节,哈巴河犹如打翻了调色板,浓烈的色彩泼洒在大地之上。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播出后,实景拍摄地哈巴河成为新网红,一批批游客来到哈巴河,走进“彩虹布拉克”,吃着香甜的苹果,在米达力汗·艾希肯的木器展示屋转转,出来时拎着心仪的木器。米达力汗·艾希肯站在众多木器中,笑容灿烂,此时此刻,他仿佛屋外送来的风都是苹果的味道,那么香,那么甜。